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

卻說兩村忙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。他係此地人，革後家居。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，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，忽遇見兩村，故忙道喜。二人見了禮，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兩村。兩村歡喜。忙忙敘了兩句，遂作別各自回家。冷子興聽得此言，便忙獻計，令兩村央求林如海，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。兩村領其意而別，回至館中，忙尋邸報看真確了。次日，面謀林如海。如海道：「天緣湊巧：因賤荆去世，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，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，因小女未曾大痊，故未及行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。因向蒙教誨之恩，未經酬報，遇此機會，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！弟已預籌之，修下薦書一封，託內兄務為周全，方可稍盡弟之鄙誠。即有所費，弟於內家信中寫明，不勞吾兄多慮。」兩村一面打恭，謝不釋口，一面又問：「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？只怕晚生草率，不敢進謁。」如海笑道：「若論舍親，與尊兄猶係一家，乃榮公之孫。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，名赦，字恩侯。二內兄名政，字存周，現任工部員外郎。其為人謙恭厚道，大有祖父遺風，非膏粱輕薄之流，故弟致書煩託。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，即弟亦不屑為矣。」兩村聽了，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，於是又謝了林如海。如海又說：「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，吾兄即同路而往，豈不兩便？」兩村唯唯聽命，心中□□得意。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錢行之事，兩村一領了。

那女學生原不忍離親而去，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，且兼如海說：「汝父年已半百，再無續室之意；且汝多病，年又極小，上無親母教養，下無姊妹扶持：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，正好減我內顧之憂，如何不去？」黛玉聽了，方灑淚拜別，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，登舟而去。兩村另有一隻船，帶了兩個小童，依附黛玉而行。

一日，到了京都，兩村先整了衣冠，帶著童僕，拿了「宗姪」的名帖，至榮府門上投了。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，即忙請入相會。見兩村相貌魁偉，言談不俗。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，禮賢下士，拯溺救危，大有祖風，況又係妹丈致意，因此優待兩村，更又不同，便極力幫助。題奏之日，謀了一個復職。不上兩月，便選了金陵應天府，辭了賈政，擇日到任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，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行李的車輛伺候。這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，吃穿用度，已是不凡，何況今至其家。因此步步留心，時時在意，不多說一句話，不多行一步路，恐被人恥笑了去。自上了轎，進了城，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華，人煙之阜盛，自非別處可比。又行了半日，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，三間獸頭大門，門前列坐著□來個華冠麗服之人。正門不開，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。正門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書「敕造寧國府」五個大字。

黛玉想道：「這是外祖的長房了。」又往西不遠，照樣也是三間大門，方是榮國府，卻不進正門，只由西角門而入。轎子抬著走了一射之地，將轉彎時，便歇了轎，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。另換了四個眉目秀潔□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著轎子，眾婆子步下跟隨。至一垂花門前落下，眾小廝俱肅然退出，眾婆子上前打起轎簾，扶黛玉下了轎。

黛玉扶著婆子的手，進了垂花門。兩邊是超手遊廊，正中是穿堂，當地放著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。轉過屏風，小小三間廳房，廳後便是正房大院。正面五間上房，皆是雕梁畫棟。兩邊穿山遊廊廂房，掛著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。台階上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，一見他們來了，都笑迎上來，道：「剛纔老太太還念著呢，可巧就來了。」於是三四人爭著打簾子。一面聽得人說：「林姑娘來了！」

黛玉方進房，只見兩個人扶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。黛玉知是外祖母，正欲下拜，早被外祖母抱住，攬入懷中，「心肝兒肉」叫著大哭起來。當下侍立之人無不落淚，黛玉也哭個不休。待眾人慢慢勸解住了，那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，賈母方一一指與黛玉道：「這是你大舅母。這是二舅母。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。」黛玉一一拜見了。賈母又叫：「請姑娘們來。今日遠客來了，可以不必上學去。」眾人答應了一聲，便去了兩個。

不一時，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鬟擁著三位姑娘來了：第一個，肌膚微豐，身材合中，腮凝新荔，鼻膩鵝脂，溫柔沉默，觀之可親；第二個，削肩細腰，長挑身材，鴨蛋臉兒，俊眼修眉，顧盼神飛，文彩精華，見之忘俗；第三個，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。其釵環裙襖，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。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，互相廝認。歸了坐位，丫鬟送上茶來。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請醫服藥，如何送死發喪。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，因說：「我這些女孩兒，所疼的獨有你母親，今一旦先我而亡，不得見面，怎不傷心！」說著，攜了黛玉的手，又哭起來。眾人都忙相勸慰，方略略止住。

眾人見黛玉年紀雖小，其舉止言談不俗，身體面貌雖弱不勝衣，卻有一段風流態度，便知他有不足之症。因問：「常服何藥？為何不治好了？」黛玉道：「我自來如此，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。經過多少名醫，總未見效。那一年，我纔三歲，聽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，說要化我去出家，我父母自是不從。他又說：『既捨不得他，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！若要好時，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親一概不見，方可平安了此一生。』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，也沒人理他。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。」賈母道：「這正好，我這裡正配丸藥呢，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。」

一語未完，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，說：「我來遲了，沒得迎接遠客！」黛玉思忖道：「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如此，這來者是誰，這樣放誕無禮？……」心下想時，只見一群媳婦丫鬟擁著一個麗人從後房門進來。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：彩繡輝煌，恍若神妃仙子。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，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；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絡圈；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裋襖，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；下著翡翠撒花洋綉裙。一雙丹鳳三角眼，兩彎柳葉眉梢眉。身量苗條，體格風騷。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啟笑先聞。

黛玉連忙起身接見。賈母笑道：「你不認得他。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『潑辣貨』，南京所謂『辣子』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。」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，眾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：「這是璉二嫂子。」黛玉雖不曾識面，聽見他母親說過：「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內姪女，自幼假充男兒教養，學名叫做王熙鳳。」黛玉忙陪笑見禮，以「嫂」呼之。

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，上下細細打量一回，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，因笑道：「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兒！我今日纔算看見了！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，竟是個嫡親的孫女兒似的。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裡心裡放不下。——只可憐我這妹妹這麼命苦：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呢！」說著，使用手帕拭淚。賈母笑道：「我纔好了，你又來招我。你妹妹遠路纔來，身子又弱，也纔勸住了。快別再提了。」

熙鳳聽了，忙轉悲為喜道：「正是呢。我一見了妹妹，一心都在他身上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，竟忘了老祖宗了。該打，該打。」又忙拉著黛玉的手問道：「妹妹幾歲了？可也上過學？現吃什麼藥？在這裡別想家。要什麼吃的，什麼玩的，只管告訴我。丫頭老婆們不好，也只管告訴我。」黛玉一一答應。一面熙鳳又問人：「林姑娘的東西可搬進來了？帶了幾個人來？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，讓她們去歇歇。」

說話時，已擺了茶果上來。熙鳳親自佈讓。又見二舅母問他：「月錢放完了沒有？」熙鳳道：「放完了。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，找了半日，也沒見昨兒太太說的那個，想必太太記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有沒有，什麼要緊！」因又說道：「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啊。等晚上想著再叫人去拿罷。」熙鳳道：「我倒先料著了。知道妹妹這兩日必到，我已經預備下了，等太太回去過了日好送來。」王夫人一笑，點頭不語。

當下茶果已撤，賈母命兩個老嫗帶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：「我帶了外甥女兒過去，到底便宜

些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呢。你也去罷，不必過來了。」

那邢夫人答應了，遂帶著黛玉和王夫人作辭。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。早有眾小廝拉過一輛翠幄清油車來，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。眾婆子放下車簾，方命小廝們抬起，拉至寬處，駕上馴馴，出了西角門，往東過榮府正門，入一黑油漆大門內，至儀門前，方下了車。邢夫人挽著黛玉的手進入院中。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。進入三層儀門，果見正房廂房遊廊，悉皆小巧別致，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，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。及進入正室，早有許多艷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著。

邢夫人讓黛玉坐了，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。一時回來說：「老爺說了：『連日身上不好，見了姑娘，彼此傷心，暫且不忍相見。勸姑娘不必傷懷想家，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裡一樣的。姐妹們雖拙，大家一處作伴，也可以解些煩悶。或有委屈之處，只管說，別外道了纔是。』」

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答應了，再坐一刻，便告辭。邢夫人苦留吃過飯纔去，黛玉笑回道：「舅母愛惜賜飯，原不應辭，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，恐去遲了不恭。異日再領，望舅母容諒。」邢夫人笑道：「這倒是了。」遂命兩個嬾嬾用方纔坐來的車送過去。於是黛玉告辭。邢夫人送至儀門前，又囑咐了眾人幾句，眼看著車去了方回來。

一時，黛玉進入榮府，下了車，只見一條大甬路，直接出大門來。眾嬾嬾引著，便往東轉彎，走過一座東西穿堂，向南大廳之後，至儀門內大院落。上面五間大正房，兩邊廂房，鹿頂耳門鑽山，四通八達，軒昂壯麗，比各處不同。黛玉便知道方是正內室。進入堂屋，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，匾上寫著斗大三個字是「榮禧堂」。後有一行小字：「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」，又有「萬機宸翰」之寶。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多高青綠古銅鼎，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。一邊是鑿金彝，一邊是玻璃盆。地下兩溜六張楠木圈椅。又有一副對聯，乃是烏木聯牌，鑲著鑿金字跡，道是：「座上珠璣昭日月，堂前黼黻煥煙霞。」下面一行小字是：「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。」

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也不在這正室中，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。於是嬾嬾們引黛玉進東房門來。臨窗大炕上鋪著猩紅洋毯，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引枕，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。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：左邊几上擺著文王鼎，鼎旁匙箸香盒；右邊几上擺著汝窯美人觚，裡面插著時鮮花卉。地下面，西一溜四張大椅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，底下四副腳踏；兩邊又有一對高几，几上茗碗瓶花俱備。其餘陳設不必細說。

老嬾嬾讓黛玉上炕坐。炕沿上卻也有兩個錦褥對設。黛玉度其位次，便不上炕，只就東邊椅上坐了。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。黛玉一面吃茶，一面打量這些丫鬟們，粧飾衣裙，舉止行動，果與別家不同。

茶未吃了，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鬟走來笑道：「太太說，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。」老嬾嬾聽了，於是又引黛玉出來，到了東南三間小正房內。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，上面堆著書籍茶具，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。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，一一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——見黛玉來了，便往東讓。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，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墨椅袱，黛玉便向椅上坐了。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，他方挨王夫人坐下。王夫人因說：「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，再見罷。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：你三個姐妹倒都極好，以後一處念書，認字，學針線，或偶一頑笑，都有個儘讓的。我就只一件不放心：我有一個孽根禍胎，是家裡的『混世魔王』，今日因往廟裡還願去，尚未回來，晚上你看見就知道了。你只以後不要睬他，你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」

黛玉素聞母親說過，「有個內姪，乃啣玉而生，頑劣異常，不喜讀書，最喜在內幃廝混，外祖母又溺愛，無人敢管。」今見王夫人所說，便知是這位表兄，一面陪笑道：「舅母所說，可是那位啣玉而生的哥哥？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，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，小名就叫寶玉，性雖憨頑，說待姊妹們卻是極好的。況我來了，自然和姊妹們一處，弟兄們是另院別房，豈有沾惹之理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不知道原故。他和別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，原係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。若姊妹們不理他，他倒還安靜些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，他心上一喜，便生出許多事來：所以囑咐你別理會他。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，一時有天沒日，瘋瘋傻傻，只休信他。」

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。忽見一個丫鬟來說：「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。」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出後房門，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，是一條南北甬路，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，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，後有一個半大門，小小一所房屋。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：「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，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去。少什麼東西，只管和他說就是了。」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纏總角的小廝，都垂手侍立。

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，便是賈母的後院了，於是進入後房門。已有許多人在此伺候，見王夫人來，方安設桌椅。賈珠之妻李氏捧杯，熙鳳安箸，王夫人進羹。賈母正面榻上獨坐，兩旁四張空椅。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，黛玉分推讓。賈母笑道：「你舅母和嫂子們是不在這裡吃飯的，你是客，原該這麼坐。」黛玉方告了坐，就坐了。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。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，迎春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第二，惜春右第二。旁邊丫鬟執著拂塵漱盂巾帕。李鳳凰姐立於案旁佈讓。外間伺候的媳婦丫鬟雖多，卻連一聲咳嗽不聞。飯畢，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。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，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，不傷脾胃。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，也只得隨和著些。接了茶，又有人捧過漱盂來，黛玉也漱了口。又盥手畢，然後又捧上茶來，這方是吃的茶。

賈母便說：「你們去罷，讓我們自在說說話兒。」王夫人遂起身，又說了兩句閒話兒，方引李鳳二人去了。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，黛玉道：「剛念了《四書》。」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，賈母道：「讀什麼書！不過認幾個字罷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，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。黛玉心想：「這個寶玉不知是怎樣個德懶人呢。……」及至進來一看，卻是位青年公子。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，齊眉勒著二龍戲珠金抹額；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，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，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；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。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曉之花，鬢若刀裁，眉如墨畫，鼻如懸膽，睛若秋波。雖怒時而似笑，即嗔視而留情。項上金螭纏絡，又有一根五色絲絛，繫著一塊美玉。

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，心中想道：「好生奇怪！倒像在那裡見過的？何等眼熟！……」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，賈母便命：「去見你娘來。」即轉身去了。一回再來時，已換了冠帶。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，都結成小辮，紅絲結束，共攢至頂中胎髮，總編一根大辮，黑亮如漆，從頂至梢，一串四顆大珠，用金八寶墜腳。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，仍舊戴著頂圈、寶玉、寄名鎖、護身符等物；下面半露絳綠撒花綾褲，錦邊彈墨襪，厚底大紅鞋。越顯得面如敷粉，唇若施脂，轉盼多情，語言若笑。天然一段風韻，全在眉梢；平生萬種情思，悉堆眼角。——看其外貌是極好，卻難知其底細。後人有《西江月》二詞，批的極確。詞曰：

無故尋愁覓恨，有時似傻如狂。縱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內原來草莽。

潦倒不通世務，愚頑怕讀文章。行為偏僻性乖張，那管世人誹謗？又曰：

富貴不知樂業，貧窮難耐淒涼。可憐辜負好時光，於國於家無望。

天下無能第一，古今不肖無雙。寄言紈袴與膏粱，莫效此兒形狀！

卻說賈母見他進來，笑道：「外客沒見就脫了衣裳了？——還不去見你妹妹呢。」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嬾嬾婷婷的女兒，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，忙來見禮。歸了座，細看時，真是與眾各別。只見：

兩鬢似蹙非蹙籠煙眉，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態生兩靨之愁，嬌襲一身之病。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。閒靜似嬌花照水，行動如弱柳扶風。心較比干多一竅，病如西子勝三分。

寶玉看罷，笑道：「這個妹妹，我曾見過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又胡說了。你何曾見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雖沒見過，卻看著面善，心裡倒像是舊相認識，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好，好！這麼更相和睦了。」

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，又細細打量一番，因問：「妹妹可曾讀書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曾讀書，只上了一年學，些須認得幾個字。」寶玉又道：「妹妹尊名？」黛玉便說了名。寶玉又道：「表字？」黛玉道：「無字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送妹妹一字，莫若『顰顰』二字，極妙。」探春便道：「何處出典？」寶玉道：「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上說：『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畫眉之墨。』況這妹妹，眉尖若蹙，取這個字，豈不甚美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只怕又是杜撰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除了《四書》，杜撰的也太多呢。」因又問黛玉：「可有玉沒有？」眾人不解。黛玉便忖度著「因他有玉，所以纔問我的」，便答道：「我沒有玉。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兒，豈能人人皆有？」

寶玉聽了，登時發作起狂病來，摘下那玉，就狠命摔去，罵道：「什麼罕物！人的高下不識，還說靈不靈呢！我也不要這勞什子！」嚇的地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。賈母急的攙了寶玉，道：「孽障！你生氣，要打罵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」寶玉滿面淚痕，哭道：「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，單我有，我說沒趣兒；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，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。」賈母忙哄他道：「你這妹妹原有玉來著，因你姑媽去世時，捨不得你妹妹，無法可處，遂將他的玉帶了去：一則全殉葬之禮，盡你妹妹的孝心；二則你姑媽的陰靈兒也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了。因此，他說沒有，也是不便誇張的意思啊。你還不好生帶上，仔細你娘知道！」說著，便向丫鬟手中接來，親與他帶上。寶玉聽如此說，想了一想，也就不生別論。

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。賈母便說：「將寶玉挪出來，同我在套間暖閣裡，把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櫥裡。等過了殘冬，春天再給他們收拾房屋，另作一番安置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好祖宗！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，又何必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呢？」賈母想一想，說：「也罷了。」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，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。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。

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：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嬾嬾，一個是□歲的小丫頭，名喚雪雁。賈母見雪雁甚小，一團孩氣，王嬾嬾又極老，料黛玉皆不遂心，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小丫頭，名喚鸚哥的，與了黛玉。亦如迎春等一般：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四個教引嬾嬾；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，另有四五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。

當下王嬾嬾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；寶玉乳母李嬾嬾並大丫頭名喚襲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。

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，本名蕊珠。賈母因溺愛寶玉，恐寶玉之婢不中使，素喜蕊珠心地純良，遂與寶玉。寶玉因知他本姓花，又曾見舊人詩句有「花氣襲人」之句，遂回明賈母，即把蕊珠更名襲人。

卻說這襲人倒有些癡處：伏侍賈母時，心中只有賈母；如今跟了寶玉，心中又只有寶玉了。只因寶玉性情乖僻，每每規諫，見寶玉不聽，心中著實憂鬱。是晚，寶玉李嬾嬾已睡了。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，他自卸了粧，悄悄的進來，笑問：「姑娘怎麼還不安歇？」黛玉忙笑讓：「姐姐請坐。」襲人在床沿上坐了。鸚哥笑道：「林姑娘在這裡傷心，自己淌眼抹淚的說：『今兒纔來了，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。倘或摔壞了那玉，豈不是因我之過？』所以傷心。我好容易勸好了。」襲人道：「姑娘快別這麼著！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。若為他這種行狀，你多心傷感，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。快別多心！」黛玉道：「姐姐們說的，我記著就是了。」又敘了一回，方纔安歇。

次早起來，省過賈母，因往王夫人處來。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，又有王夫人的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。黛玉雖不知原委，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——表兄薛蟠，倚財仗勢打死人命，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。如今舅舅王子騰得了信，遣人來告訴這邊，意欲喚取進京之意。

畢竟怎的，下回分解。